



**HISTOIRE DE LA SUISS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dition PAYOT-LAUSANNE 1980

根据瑞士洛桑帕约出版社1980年第8版译出

瑞 士 史  
Rui Shi Shi

(瑞士)威廉·马丁 著  
皮埃尔·贝津

李肇东 展 舒 孙玉英 译  
秦 望 高 洁 何学仁  
李肇东 校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字数: 32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 王大路 版式设计: 李 夏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齐晓木

---

ISBN 7-205-00987-1/k·69

国内定价: 7.30元

本书出版得到“瑞士文化基金会”  
(Fondation Suisse de la Culture Pro Helvetia)  
的支持与赞助，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

---

## 前 言

素有“世界花园”之称的瑞士，不仅有秀丽的湖光山色，而且工业化程度很高。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富有的，1983年其人均收入达16 390美元，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13 40美元）和科威特（18 180美元），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

然而，这个面积只有四万多平方公里、六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既无资源，又无出海口。一位瑞士朋友曾风趣地说：“上帝赐给瑞士人民的，除了阿尔卑斯山的险峻山峰之外，就只有两只手了。”那么，瑞士是靠什么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呢？在强大的邻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角逐下，这个小国是如何得以生存下来的呢？她为什么要实行联邦制、直接民主制度和武装中立等政策呢？

这部《瑞士史》或许能给您以较满意的回答。该书从中世纪写到近代，重点放在1291年瑞士共和国产生之后；再加上续编“瑞士现代史”（1928—1980年），使该书成为唯一的一部较为完整的瑞士史。它跨度大，史料充实；它以最新的史学研

---

## 2 前言

究成果为基础,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它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生动地阐述了瑞士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起因、经过、发展和结局,观点明确,论据充分,给人以启迪。该书文字流畅,通俗易懂,给人一种清晰、新颖的思路。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一部迄今最完整、最权威的瑞士编年史,已出版八次,深受读者欢迎。瑞士联邦有二十三个州(其中三个州均由两个半州组成),各州均称为“共和国”,自治权力很大。这些州各有一部地方史,要把这二十六部地方史统一起来编成一册,也并非易事。由于作者威廉·马丁和皮埃尔·贝津的博才多学,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们在翻译这部书时,得到了瑞士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时间紧迫,这本以法文为原本的译著难免有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89年元旦

---

## 本书作者简介

威廉·马丁（1888—1934）所著的《瑞士史》已再版过七次，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部概括得极好的著作。他们赞扬这部差不多50年前写成的书并没有远离现实，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他们说：“这部书概括了我们的民族史，每一页都使我们回忆起宽容是如此的不易，而人们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欧洲不应该感到失望。”

作为记者、历史学家和教授的威廉·马丁，他最好的精神肖像也许是1933年1月31日为他离开《日内瓦日报》将去担任联邦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时在日内瓦组织的集会上，他为自己画出的自画像。多年来，他在这家报纸上捍卫了国际合作的理想，以及作为和平工具的“国际联盟公约”。

威廉·马丁在回答人们在集会上对他的诸多赞扬时说道：“我的生活乐趣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多次成为一种纽带。人们联想起我那加尔文教派的祖辈，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不提起我也有天主教徒的血统，并且由于形势所迫我成了耶稣教的日内瓦和天主教的日内瓦这两者之间的桥梁的话，我将会玷污

---

了我父母的名声。”

“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我参加了瑞士新社会的奠基工作，而我尽最大的努力成为瑞士德语区及瑞士法语区的中间人。后来，我又数次成为两个日内瓦的纽带：过去的日内瓦和未来的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和国际的日内瓦。”

如果这些话是以过分的谦逊来描绘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又一直活在人们心中的人物的话，那么这段话却正确地道出威廉·马丁是怎样来看待他的著作的，也很好地表现出他在写《瑞士史》这部书时的思想。

威廉·马丁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丰富多采。《瑞士历史和名人词典》这部书中是这样记叙他的：“1909——1914年在柏林担任《辩论报》和《日内瓦日报》记者，1915——1916年任《日内瓦日报》驻巴黎记者，1917——1919年任《日内瓦日报》政治编辑，1921年在《国联》担任新闻局副局长，从1924年起担任《国际劳工局》政治顾问和《日内瓦日报》外交政策编辑，一直到他移居苏黎世。他在那里去世时，年仅46岁。

\* \* \*

皮埃尔·贝津是瑞士法语区近50年来杰出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和国内政策的专栏作家。从1930年起，他是《瑞士报》驻伯尔尼记者，后来又成为《日内瓦日报》驻该地区记者。1946年至1966年，他先后任《洛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他为《瑞士史》的这次再版工作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手稿最后由亚历山大·布鲁格曼负责誉清。

洛桑帕约出版社

---

## 第八版前言

威廉·马丁所著的《瑞士史》第八版今天问世了。

该书头两版是他在世时由帕约出版社在巴黎出版的。第三版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设在洛桑的帕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这个充满忧愁和困难的年代里，瑞士这家大出版社的这种行为被看作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种表现，证明了瑞士要保持它的那种忠于自己传统的独立。

十余年后，瑞士人民在经过他们特别关心的摆脱孤立状态的时期之后，便转向外部世界了。因此，在瑞士便产生了对历史的新兴趣。于是，人们发现威廉·马丁那部出版时就带有预言性的著作既现实又具体生动。作者的家庭和该书的出版者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要求买到这本书，或者建议把这本书推荐给将成为瑞士未来国民的年轻人。

“瑞士文化基金会”<sup>①</sup>鼓励再版的计划被帕约出版社实现

---

<sup>①</sup> “瑞士文化基金会”全称是“Fondation Suisse de la Culture Pro Helvetia”，是瑞士促进文化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半官方机构。

---



了。我们感谢该出版社的英明决断和它自该书问世以来始终如一的支持。

然而，在出第四版时却遇到了问题，即是否要把我们近期经历的事件包括进去，或者继续保持它的原样不变。我们采取了第一方案，并且认为威廉·马丁如果活着的话，也会赞同这种做法。

我们感谢皮埃尔·贝津接受了续写近几十年历史的任务。

从1958年起，每次再版都是皮埃尔·贝津为该书续写最新的重大事件，表现出他那独具的对形势变化的敏感性；而他编辑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4年的重要文稿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年代提供了一幅远景画。

诚然，威廉·马丁和皮埃尔·贝津在态度上是有差别的，更不用说他们之间的“代沟”了。但是他俩有共同的特点，都有思想上的独立性，有在逆境中前进的勇气，甚至还有某些不调和主义的爱好。而这些美德也给他俩招来了无可比拟的麻烦。

我们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以致该书在第七版的时候，皮埃尔·贝津自发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迫使他重新着手他的工作，重新对威廉·马丁死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进行研究。他把这些事件汇集成册，用现实的观点把它们理出几条主线来。这种既新颖又别出心裁的概括本身就是一部十分杰出的瑞士现代史。只要看一下目录，就会发现威廉·马丁以后的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所经历过的千变万化的事件，有些事件是悲剧性的。收集的史实是如此的丰富，以致必须进行挑选；而现在人们已经发现，过去朦朦胧胧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发生的变革，而今让位于1939年至1945年冲突后的几十年，

---

这些才是更有意义的变化。

由于第七版象前几版一样获得了成功，帕约出版社便决定发行第八版。象以往一样，皮埃尔·贝津负责撰写最新的事件。他本能地感到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能为这部现代史写续篇了，过去那种仅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变成了一次更全面的修改。皮埃尔·贝津为此埋头于最新的统计资料中。新的数字不应当改变他的结论。然而，他这最后一次的劳作分析得更加深刻透彻，更加突出了瑞士人民的顽强精神，尤其是瑞士的“坚韧不拔的保守主义”。

皮埃尔·贝津突然病重，在与他的朋友和他的工作诀别时，他几乎已经完成了这次新的修改工作。我们悲痛万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仰慕的朋友，而且国家失去了一位伟人。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国内的威望是与他的聪明才智和冷静的判断能力紧密相关的。

还应当补充的是，本书之所以能第八次出版，是由于得到了亚历山大·布鲁格曼的合作，他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和一位有才干的政治记者。他负责将皮埃尔·贝津临终前留下的文稿抄清，甚至加以补充。在这方面，亚历山大·布鲁格曼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因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曾请他从事出版卡尔·伯克哈特遗作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用三个人的名字体现出来的共同思想，以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这部瑞士史的共同目标，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威廉·马丁，皮埃尔·贝津，亚历山大·布鲁格曼都重视历史的教训，三个人各以自己那一代人的观点，强烈地感到瑞士需要适应新的现实，需要适应正处于重大变革中的世界。威廉·马丁说过：事实对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是一种起因，或者是一种后

果。皮埃尔·贝津贯彻了这条标准，他的综述阐明了瑞士现代史一系列的后果，也反映出目前诸多的忧虑，勾画出由最主要线条构成的一幅画面。就象威廉·马丁做的那样，所有这些粗线条都是协调一致的东西，而不是对立。

年轻一代的读者用他们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的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赞赏我们的民族史融会于欧洲的重大事件之中，而我们这个世纪的重要特点是，世界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正象这部作品的作者们所期待的那样。

乔治—亨利·马丁<sup>①</sup>

---

<sup>①</sup> 乔治—亨利·马丁是威廉·马丁之子，《日内瓦论坛报》前主编。——译者

---

## 序 言

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将我国历史公布于众，并帮助瑞士人了解自己的国家。

在我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诸多杰出作品问世之后，也许人们会对这一奢望产生怀疑。然而，我们相信对一部瑞士历史来说，仍然有可写之处。

注重分析而不是综合、尊重史实而不是一般观念的瑞士人，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专题论著。由于我们历史协会及各州和地方上的努力，就全国范围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未被反复思考研究过，未被阐明和著书发表过。但是，这些规模不大的发行工作只是最基本的，而不是最终的成品。这些作品虽有它们自己的目标，但也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它们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瑞士的史学家们可能看不到原因和反响；没有远大的眼光，过去的事实令人难以理解。

我国大部分的历史书是为小学或大学的教学需要而写的。这些书注重事实，而不是解释。有的过于简要，是为了给瑞士史一个真实的面貌，并表现出它的复杂性来；另一些书则篇幅

---

长而细腻，让人读起来通俗、流畅。

在这两者之间，即了不起的科学著作和学校教科书之间，还应有另一种历史著作，但至今我们还未写过。这种历史书应简明易读，并应建立在对历史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不能小看象瑞士史这样广泛的题材。总结一个统一大国的历史可能更容易些，如法国和英国是以王朝的兴衰为线索的；而瑞士联邦呢，它却是由20多个“国家”逐渐演变而成的。瑞士史不是一部历史，至少是25部历史。想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极不容易，弄得不好就会违背它们。

然而，也不要象有些人那样苛求，断然地说不存在一部瑞士史，甚至有人说这个国家不存在。诚然，我们的一些州并不是一直并肩战斗在一起的。在曾帕赫战役中，阿尔高、巴塞尔或沙夫豪森的部队在哈布斯堡公爵的指挥下作战。在莫拉，我们在查理（鲁莽者）的军队里互相残杀。但是，如果照这种说法，法国历史不是也不存在了吗？怎能相信勃艮第人与路易十一能在一起相安呢？过去的斗争都被忘却了。这甚至成为现代国家存在的条件。

强调协调一致而不是对抗，历史学家才不至于写出一部随意的作品来。因为，如果分歧比协调更大的话，我们眼前的这些国家就不能形成。

正如雅克·班维尔在他所著的《法国史》的序言中说的那样，这部书是我们所要寻求的那种样本，写历史是一种选择。一位不会选择的历史学家就连专题论著也写不出来。一本历史书的价值在于对这段历史作选择的质量。我们的读者会告诉我们选择得是否得当。但是，他们不可能在看到这种著作之前就能告诉我们。

---

选择并不是一切。如果没有解释，那也无济于事。

我们的历史学家常常与他们的作品分离。他们认为高级艺术是作者不在其中出现。诚然，客观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真实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客观性并不排除作出解释和让人理解的努力。

历史并不是事实的罗列，或一种枯燥的术语分类表。把一个个事件按次序排列下去，并不能让过去重现。对于演变过程起重要作用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它们的连贯。要阐明一个时代，一些资料就够了，只要它们是认真地被选择出来并互相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事件，应该是一种起因，它只是比其他起因更加重要而已。事实对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是不是一个原因，或者是一种后果。历史是一串链条。孤立的事实毫无意义。

向我们的孩子们介绍过去——当我们坐在学校的课桌前不也是这样吗？——常常用一种抽象而令人讨厌的方式。迫于必须向人们兜售史实或思想，历史学家们断然放弃解释，而举出繁多的事实——甚至常常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轶事。

贡扎格·德·雷诺先生第一个起来反对这种倾向。应该是他来写这部书的，也是他鼓动写这部书的，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因为对我们来说，德·雷诺先生在这些问题上是一位启蒙者，一位推动这一事业发展的人。他在历史著作方面慷慨地抛弃了那些普通的思想，在他之前的那些历史著作却主要包括一些分析性文章。不在这里说到德·雷诺先生对我们这一代人作出的贡献，那就太忘恩负义了。因为他向我们揭示了一部几乎意想不到的杰出文体的瑞士史。

为了培养热爱历史的一代人，并且让他们能回忆起这些往事，应该用一种引人入胜的形式，甚至是悲剧性的形式——就

象它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来展现它们。围绕着那些带有某些解说的事件，把它们联系起来，指出它们的原因和主要后果，以及富有逻辑性的结局，那么你会看到在那暗淡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事件变得出乎意料的生动、突出。这本书主要不是给小学生写的——尽管我们的历史应该给青少年讲述，而不是成年人。尽管如此，仍希望它能作为老师们的教科书来使用。这是一码事。

讲解并不是说要批评。这个致命的误解，应予以避免。历史学家从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祖辈既不比我们笨，也不比我们缺乏经验。他们也许会出错，但他们绝不会没有理由就这样做。假如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动机，这是我们的过失，而不是他们的过失。写历史，应该用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精神来写，这几乎是一个证实了的、早已决定的事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才不致对重写历史的愿望产生动摇——正是这种愿望成了等候着历史学家的最危险的陷阱。

尤其不应当忘记我们不是写一部地球史，而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是一个洲的一部分，即使在未开化或孤立状态中，它一直被其他的国家所环绕，夹在它们中间，与它们保持日常的联系，受它们的影响，也对它们起着作用。瑞士史不能单独存在。人们常常忘记向小学生们指出事件的协调一致，以及这些事件相对的重要性。他们用法国或德国的观点来学习欧洲史，而后在学习瑞士史时，却局限于本国的情况。有时，他们甚至是首先学习本国历史，而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这就更坏了；这是一个完全歪曲了事件全貌的严重错误，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倾向。

这种错误在瑞士法语区尤其令人害怕。实际上，我国历史，

至少在它的前一部分，是一部德国史。在几个世纪里，瑞士从属于帝国，她有着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与讲德语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有着紧密的关系。仅仅从17世纪中叶起，从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开始，瑞士史才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法国史的范围。

然而，瑞士法语区的学生使用为法国学校编写的法语教科书来学习通史，在这些教科书里，法国是世界的中心，一切历史事件都围绕着法国依次排列，并用法国的观点来加以阐述。在这样构思出来的历史中，瑞士是没有地位的。那么，对于我们瑞士大多数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将瑞士史与欧洲事件联系起来的工作，这怎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呢？

从前，我们有一位受人敬仰、极其爱国又博学多才的教师欧仁·德·吉拉尔先生，他决定自己给他的孙女讲授历史。在翻阅了我们25个州的学校里使用的所有教科书之后，他坐在桌前，决意写第26部瑞士史。这部作品从未问世，因为这位杰出的人物过早逝世了。我们没有奢望要写欧仁·德·吉拉尔想要写的这本书，但是，我们至少是部分地重新开始了他的计划。正是为了纪念他，我们才奉献出这部微不足道的著作来。



---

# 目 录

前 言

本书作者简介

第八版前言

序 言

第一章 古罗马时代、未开化和中世纪的瑞士…… 1

第二章 第一次联盟（1218—1291年）……12

第三章 自由的巩固（1291—1394年）……28

第四章 瑞士，一个强国（1400—1516年）……44

第一节 征 战……48

第二节 内 讧……58

第三节 欧洲战争……66

第五章 国家统一的破裂（1519—1603年）……79

第一节 宗教改革运动的起因……81

第二节 宗教战争……90

第三节 联邦成员的对外政策……96

第四节 联合的原则……109

第六章 寻求平衡（1607—1718年）……112